

大唐万户侯

作者：高月

大唐万户侯

高月

简介

李清穿越到了中唐，以商道进入仕途，被推荐到太子手下任职。逐渐崛起的杨国忠，不思李清给予的恩惠，却反而频频陷害，欲除之而后快。老谋深算的李林甫更视李清为未来大敌，拉拢不成便屡屡刁难。其他谋夺太子权位的王爷更狠狠下手，意图除掉每一个支持太子的官吏。而太子本身寡恩薄义，非但不体恤手下，还因怀疑李清忠诚对其打击排挤。唐明皇李隆基，不计民生却贪图享乐，为巩固皇权利用他游斗各个党派，为铺张挥霍利用他赚取钱资。

始终深陷政治漩涡的李清，如何在危机四伏的朝野脱颖而出，如何在安禄山的反叛中谋取利益，又如何避免最终如前人一样弓藏狗烹的下场？李清决定建立一个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属于自己的大唐……

第一卷 斜风细雨入剑门 第001章 骗吃骗喝的道士（一）

诗云：

忆昔开元全盛日，

小邑犹藏万家室。

稻米流脂粟米白，

公私仓廩俱丰实。

天宝初年，天下大熟，斗米不过十钱。话说剑南道阆中郡下，有一县名仪陇县，县南有一山，名金城山，传说葛洪便在此羽化成仙，至今还留有抱朴洞，山间林木幽深、流水潺潺，仿佛那葛洪的五谷道场尚存，这山吸得精华，竟颇有几分灵秀之气。

这一日山路上走来两人，乃一老一少两个游方道士，走在前面的是个道童，说是道童却身材高大，面相业已成年，他身着皂布短褐袍，头戴紫竹冠，背着个粗布大行囊，虽是道童打扮，但举手投足间倒流露出几分随意洒脱，不同于寻常唐人的气质。

他纵身跃上一块怪石，仔细端详它片刻，回头笑道：“我说老道，这里山奇石秀，你为何不在此建个道观，也好养老升天。”

他身后的老道更是不堪，浑身上下全然没有半点仙风道骨，他身量矮小，面皮焦黄，背上布囊重似千斤，直压得他嘴歪眼斜、发端凌乱，天正值三九，但豆大的汗珠却顺着山羊胡汇集，大滴大滴地落到地上，蓝色的道袍也内外湿透，远远望去，头顶上蒸出腾腾白雾，却和那道家仙气毫无半点瓜葛。

“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到处受人白眼，这两年腿都跑细了。”他靠在大石上，把背上的袋子吃力地往上托托，方才恨恨道：“不就是没钱吗？好容易攒下几个铜板，偏偏又撞上你这个大肚汉！”

说到钱，那道童瞥了一眼老道背上的布包，大笑道：“我倒从没见过象你这样拿钱的，你就不能去兑成银子吗？这十贯钱少说也有五、六十斤重，看把你压的，还是我替你拿吧！”

老道见道童的狼爪高高向自己背上抓来，吓得他倒退两步，失去了平衡，‘扑通！’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急道：“你且背好自己的行李，那里面可有我们吃饭的家伙，这钱，我自己背得动！”

他费劲地爬起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寻思道：“是有些太重了，下山后先寻一个柜坊存下。”又抬头看看天色，见西天飘来几块暗云，他急嚷道：“天已经不早，你快看看附近有无下山之路，莫要再露宿野外了。”

道童醒悟，肚子咕噜一阵响，却是饿了，忙打手帘四处张望，突然他哑然失笑道：“我脚下可不就是下山的路么？”

老道大喜，先抢路而去，道童跳下石来，行囊里又掉出把古铜剑，也顾不得放回原处，一把抓在手上，紧赶几步向老道追去，两人大呼小叫，渐渐地声息远去。

这道童叫李清，本是江南一小镇财政所的会计，国庆和同事来四川青城山旅游，贪恋绝顶风光，失足掉下山来，醒来时竟已来到了唐朝，被这孔方道人所救，接好了脱臼之骨。既受了人家的恩惠，自然得图报，又想到自己无处吃饭，便答应做他一年徒弟，替他打打下手，这几个月过去，李清也渐渐适应了时差，自然而然将自己当作了李隆基治下一芥草民。

说是道士，其实不过是装神弄鬼，哄些愚民蠢妇，骗几个钱米度日，这种把戏，李清的时代遍地都是，和老道配合几次，倒也得心应手，竟被他悟出些新意来，前两日在新政县骗了一大户，哄得老太太十贯棺材本，怕人家识破报官，只寻些荒野山路逃命，二人竟跑到这金城山来。

山下便是仪陇县，全县人口不到五千户，以张、王两姓为大，其中张姓中又以县南的张百龄府最为有名，原因倒不是他家最富，而是其妻为新政县望族鲜于世家之女，族长鲜于士简有两子，皆在外为官，有了这个靠山，这张府自然便成了仪陇县的官绅集散之地。

张百龄俱内，也造成他家人丁不旺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名唤张仇，少时斗鸡走马，长大后又迷恋上青楼，平日里眠花宿柳，在这仪陇县也颇有几分风流名气。

可这两天，张府却乱成一团，少爷张仇突然变得痴呆流涎，一脸疯相，搂着母亲叫娘子，扯着父亲唤小厮，张员外急请来名医诊治，把了半天脉搏，结论竟然是：中邪了。

既是中邪，那便和医无关，张百龄到处去寻些有法术的和尚道士，前两日来了个和尚，身似菩萨，笑如弥勒，捏着拈花手，口颂金刚经，自称南海菩提士，来中土普度众生，弄得张夫人真当他是菩萨降临，好饭好菜伺候，未了，却被张仇在他光头上扣了一坛子屎尿，落荒而逃。

张仇的病虽重，但除去那溺子的张氏夫妇，合府上下却人人明白他的病根，起因是张仇在外做官的大舅有些门路，见新政县县尉已快到退仕的年龄，便想给他的外甥谋个差事，也好顺便照顾自己的家小，但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必须有功名，至少是举人。信捎到张府，张百龄大喜过望，县尉虽不入流，但好歹也是个官，可转念又凉了心，儿子连童生的资格都没有，何谈举人，好在离县尉退仕还有一、二年，现在学还来得及，在委婉和儿子说明今后须得用功读书后，张仇一惊，便突然中了邪。

张百龄虽然也觉得这邪中得有些蹊跷，但身子老迈，禁不住夫人的擗面杖伺候，只得派人四处寻仙问道。

……

“他奶奶的，去哪里找捉鬼的瘟猪道士？”

张才揉着额头上红肿的大包，恼恨地骂道，这已经是他两天来的第三个暴栗了，明明少爷是假装，偏就老爷和夫人看不出，把所有家人赶出来寻找什么和尚道士，这寒冬腊月的，和尚道士可不窝在被子里想尼姑道姑吗？

“无量佛！施主可是在寻道士？”

张才猛地一惊，急回过头来，象见了鬼一般，吓得连退几步，自己刚想道士，道士就出现在身后，只见他眼前出现一老一少两个道士，皆笑咪咪地望着自己，那老道士身穿一件满是刺毛的蓝色麻布道袍，上面斑斑点点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左手甩一柄马尾拂尘，右手却死死拖着一只粗布口袋，看那架势，象是怕人抢去，指节都捏得发白了，而旁边的少年道士，身上粘满枯枝草屑，两只拳头握得紧紧的，虽也在笑，但那笑容里分明有些不怀好意。

张才一阵心慌，结巴道：“是倒是，可是……”他很犹豫，眼前两人与其说是道士，倒不如说是两个叫花子，能领回府吗？

“可是什么？我们可是青城山正宗的道士，有官府的度牒。”那少年道士在身上摸了半天，却没找到，又笑道：“可能在包裹里！”便准备打开那硕大的行李包，细细搜寻一番。

“好了！别找了。”张才的脑门上一阵疼痛，心中长叹一声，便止住了少年道士。

“我家府上确实在寻道士驱邪，两位可跟我来。”

两个道士对视一眼，都掩饰不住眼中的狂喜：“若让他们解什么道家经典，恐怕难以唬弄，而捉鬼驱邪，可不正是他们拿手的么？”

捉鬼之初，先得看人，这家人衣料是半新的上好细麻，鞋为绸面布底，却洗得发白，只瞄一眼张才的穿戴，孔方道人便对张府的家境便有了初步的推断：大户人家，只怕有些吝啬。

“小哥，出来多少时辰了？这寒冬腊月的，可吃过晚饭？”

张才瞥了他们一眼，淡淡道：“放心！既让你们来驱邪，总归让你们吃饱”他突然想起一事，急低声
道：“叫你们来是给少爷驱邪，你们可记住一点，少爷的邪可是中在心里，可有可无，明白吗？”

二人大喜，这家人的言外之意，便是说他家少爷根本没有中邪，孔方道人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，悄悄
塞给张才道：“亏得小哥提醒，这点钱，小哥可去喝碗酒，暖暖身子。”

张才本来是怕二人惹出事端连累他，便事先提醒，不料却有了意外收获，他掂掂铜钱，钱虽不多，但这
份奉承却让他很是受用，随手揣进兜里，铜钱叮当作响，直美到心里去。考虑片刻，还是将少爷中邪的
前因后果细细讲给二人听，算是还了这十几枚铜钱的情，最后再三叮嘱道：“我家老爷好说话，倒是夫
人有些严格，两位可要认准人了。”

“省得！省得！”孔方道人忙不迭应道，吃这碗饭的，还看不出来吗？

第一卷 斜风细雨入剑门 第002章 骗吃骗喝的道士（二）

“无量佛！贫道是青城山孙甄生的师弟，道名孔方，见过张员外！”孔方道人合掌施礼，他游走江湖多年，见鬼说鬼话，逢人说人话，到了达官贵人家，他会自称是张万福、史崇玄之流的门生，而象张员外这等市井百姓眼里，孙大仙能捉鬼降妖，倒比那写了道家经典的史崇玄名气大得多。

“贫道奉师兄之命外出寻几味仙药，我见这金城山颇有几分灵气，便一路过来，正好碰见贵府寻道。”他见张员外眼中骨碌乱转，似乎不太相信方才的话，又瞥了旁边的张才一眼，见他面无表情，不替自己说话，显然那十几枚铜钱的热度已过，心中暗恨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得硬着头皮继续道：“本来贫道志在寻药，但道家修身不修心，驱邪降妖，倒能增加修为，所以自荐前来。”

张员外‘哦！’的一声，能不能驱邪，倒是其次，他关心的是价钱，象那前几日的菩提士，邪没驱走，倒拿走了两贯钱，只是看他满头黄白秽物的面上，不好意思讨回，这次得先问清楚了。

沉吟片刻，便问道：“不知道长需要多少香火钱？”

孔方道人微微一笑道：“驱不了邪，贫道分文不取！”他早谮此道，只要上了手，就算劳务费不要，这香灰、符纸钱总是要掏的，而且今夜的晚饭、住宿也有了着落。

张员外大喜，急道：“晚一天便深一分，事不宜迟，道长这就开始吧！”

道人却不答，回头对李清道：“徒儿，取为师的招魂铃来。”

李清应了一声，从包里取出一个蓝布包，刚要打开，却又止住手，对张员外笑道：“员外请站远些，这招魂铃有些厉害，怕你经受不住。”

说完将包裹递给师傅，自己远远跑开，紧张地看着，这张员外见他脸色郑重，倒不象装的，也信了几分，急站到一旁去，不知他要弄什么花样。

孔方道人小心地打开包裹，取出一只红色的铃来，铃上有孔，都被白麻塞住，里面装些硫磺火药之类，必要时喷点火骗骗山野村民，这张员外只怕有些见识，用火倒落了下乘，只见他拿着铃，走到东南角晃晃，又到西北角摇摇，那架势俨如一条探雷的警犬。

最后又小心地用包裹将铃包住，脸色晦暗，摇摇头对张员外道：“今天正好是腊月十五，岂不闻‘月满鬼敲门’之说吗？本来我急着回山，也想强行一试，可刚才我验过，贵宅阴气太旺，邪属阴，更驱之不易，需在阳光下方能施行。”

“可上次的高僧也说夜间不妨事！”

孔方道人见张员外还有些犹豫，又见徒弟向自己使个眼色，顺着他的目光斜眼睨去，见那墙边月门处隐隐有妇人的裙裾，心下明白，定是那做主的人躲在那里偷听。

心中微微冷笑，便叹口气道：“如果员外定要今夜驱邪，只怕老道法力有限，反而坏了公子的性命，也罢！老道还要去采药，员外另请高明吧！”

一弯腰，拾起他的钱袋道：“徒弟，我们走！”

李清答应，背上包裹，大步向门外走去，孔方道人摇摇头，苦笑一声，随徒弟离去，心里却在默念：“一步、二步、三步，人来！”

“仙长慢走！”果然一女声传来，孔方道人心中哈哈大笑，放慢了脚步，诧异地回过头来，见一妇人从月门处摇曳走来，紧跟着一名少妇，满面愁容，她们后面则跟着一群丫鬟婆子。

张员外见他夫人出来，心中暗叫不妙，他其实是想先掏掏这道人的底细，等会儿讨价还价时好占上风，不料婆娘却出来坏事，自己婆娘平时也精明无比，可就是太溺儿子，一但涉及儿子的事，就变得跟蠢妇

一般，任别人宰割，想到自己黄灿灿的铜钱要白给了这邈邈道人，他心中着实肉疼。

“仙长慢走，请救小儿一命！”张夫人象只花蝴蝶般飞来，拦住了去路，盈盈向他施了个万福。

孔方道人见这妇人虽年过四十，但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在，她肩披紫纱罗，身着榴花染舞裙，红色抹胸上露出大片白肉，身材富态明艳，竟将旁边的年轻少妇压了下去，看得老道眼睛发直，不由‘咕咚’咽了口唾沫。

李清正寻思这夫人竟如此耐冻，一转眼，却见老道被面前美色所迷，丑态毕露，心中鄙视，便重重咳嗽一声，大声道：“师傅，师伯不是让咱们十日内要回去么？再不走，可就迟了！”

老道得他一叫，这才魂魄归位，干笑两声道：“晚一、二日也无妨！”又偷偷瞥了一眼那夫人的前胸。

张夫人似浑不觉此道人的龌龊，莞尔一笑道：“仙长若驱了邪，奴家定重重酬谢！”

也不理丈夫在一旁拼命施眼色，高声命道：“请两位仙长到客房歇息，好酒好菜招待！”

早跑来几个家人，来接他们行李，但却死活也拿不走道人手中的袋子。

次日一早，孔方道人借口采办香烛，去县里寻个柜坊将钱存了，这才轻松走出，又去了茶馆，要二样细点，泡一壶清茶，听了几段白书，眼看近晌午，这才悠悠返回，只待吃过午饭，便好作法驱邪。

刚进府门，却见那张员外早等候在那里，身后站着自己的徒弟，张员外见他进来便笑呵呵地道：“犬子刚刚午睡，正好作法，道长可准备好了么？”

孔方道人诧异，只朝他身后的徒弟看去，只见他耸耸肩，手一摊表示无奈，只得暗暗忖道：“恐怕这回遇到个不好唬弄之人，定是他昨夜见自己吃喝得狠了，心中肉疼，看来不使点真本事，这午饭就别想了。”

想到这他淡淡一笑道：“也好！香烛我已采办齐全，待我去换身衣服，拿几件法器，便开始追邪。”

他又一指李清道：“等会儿作法，恐会惊了少爷，且让我这徒弟去将他看住。”

按照昨晚他们师徒商量的办法，要想得到夫人的重谢，只能从病根上作文章，只要能劝回迷失的少爷，这邪就算驱成功了，所以这驱邪的关键还是在李清身上，至于怎么劝，那就是李清自己的事了。

张员外听他说得有理，便叫来府中管家吩咐道：“张福，你带这位小道长去少爷房间，手脚轻点，别惊醒了少爷。”

“是！老爷。”管家点头哈腰，赔笑上前，露出颗黄澄澄的大板牙，牙板极宽大，啃瓜皮时倒也便利。

那管家扭头看了看李清，笑容顿去，嘴角微微一撇道：“你跟我来吧！”

这管家叫张福，是张府的大管家，祖宗三代都伺候这张家，上次的菩提士便是他找来的，结果坏了事，被老爷臭骂一顿。昨天他也见了孔方道人的表演，好象有几分道行，但更关键是少爷好象装得有点乏了，不定真顺着这个梯子下来，白白便宜了这两个道人。

张福心中极为不安，这两个道人是二管家张禄的心腹张才找来的，若成了，功劳就是他的。这张禄早就想抢自己的位子，若这回真被这两个道人蒙对，他岂不是更占了上风？张福越想越心惊，事关饭碗生计，焉能大意，心里有事，脚步自然慢了下来，最后停下，一指前面道：“我事务繁忙，没时间陪你，你直接往前走就是了。”

李清顺他手指方向望去，只见前面还有二进，七弯八绕，仅岔口就有三个，而且所有的房子外形都一样，让他怎么找少爷的房间，便笑道：“管家说笑了，这叫我怎么找，师傅的作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若误了事，你们少爷的性命勤忧啊！”

“哼！你少来吓唬我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实话告诉你，老爷也希望你们快点滚蛋！”张福双手叉胸，连声冷笑道：“你们不是自诩道术高超吗？我家少爷中邪，你只要找到邪气在哪里不就知道了地方，何需我来指引，我的小仙长大人？”

李清听他说话尖刻，也微微来气，眼一瞥，却见中门内有一身着绿裤红袄的丫鬟跑过，他眼珠一转，心中有了定计，便冷笑道：“前面是内宅，我一个外来的男人在里面乱跑，惊了内眷岂不是管家的责任？如果管家大人觉得无所谓，那好，我见到什么夫人、侍妾的，就说是张福的指使，让她们去给老爷哭诉吧！”

张福刚走两步却被他将住，脚钉在地上半步也动弹不得，面皮胀得紫红，手指着他怒道：“你、你胡言乱语，好大的胆！来人啦！”

几名家人应声跑来，“大管家，什么事？”

李清却微微一笑道：“大管家，夫人可急等着呢！”

张福心中着实郁闷，只得重重地哼了一声，挥挥手道：“没事，你们去吧！”

待几名家人走远，他一跺脚，恨恨道：“跟我来！”

走上一道回廊，尽头便是张仇的房间，门虚掩，只留一条缝，李清若有所感，一挑眼，却见门上放置一铜盆，若贸然推门，这铜盆必然砸下，古时的铜盆分量极重，少说也三、五十斤，若被砸实了，就算不出人命，脑震荡却免不了。

“有着顽童心态的纨绔子弟，但心肠也忒歹毒！”李清立刻给这家少爷下了定论，他见管家似乎没有察觉，径直去推门，刚要提醒，可又记起他刚才的刁难，况且，若不让这铜盆落下，自己早晚还得遇上别的晦事，情急之下，竟生生咬住了舌头，把提醒咽了回去。

他急往后退一步，怜悯地望着管家，眼睛一闭，就听‘咣当！’一声巨响，接着是管家的惨呼声，微微睁眼，却见那管家捂着右肩，痛苦地半蹲下来，饶是他反应快，躲过了灭顶之灾。

第一卷 斜风细雨入剑门 第003章 骗吃骗喝的道士（三）

半晌，房间里传来低低的惊呼声：“啊！是大管家。”

“快快把他扶走，别惊动我娘。”

一丫鬟涨红脸从房内跑出，她身体异常丰满，红袄几乎要被胸脯撑爆，却是刚才院中所见之人，她急将受伤的大管家扶起，低声道歉两声，搀他一瘸一拐离去。

“我这肩膀恐怕是废了！”

“不会，大管家名字里有个福字，自然逢凶化吉”

……

声音渐渐远去，到院门时，张福突然想起什么，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盯了李清一眼，若不是他，自己怎会遭此厄运。

李清呵呵一笑，几步上前迈进了房门，屋子里满是脂粉味，墙壁刷得素白，一面透镜钉在房门正对面，下方是只小簸箕，里面放把铰子，斜对过挂一幅钟馗捉鬼图，图下是一张檀木大板桌，桌上只有一只玛瑙碟子，碟子里盛着几盒胭脂，在房间的东北角放了一张牙床，床上挂一顶软烟罗幔帐，颜色却是雨过天青，帐帘只放了一半，只见一年轻男子躺在里面，脸色惨白，眼皮却突突的跳。

李清并不上前，只寻一把椅子坐下，看着他，半天方才慢慢道：“我也不是什么捉鬼的道士，我知道你是装的，咱们做个交易如何？”

见年轻人不语，李清又笑道：“我有办法让你搞到童生资格，但你却须帮我过了今天这一关。”

年轻人一骨碌坐起来，笑道：“你果真有办法替我搞到童生？”

李清起身去关了门，这才回头道：“这童生也不是什么功名，全凭县令一支笔，我听说你大舅是剑南道的采访支使，二舅为剑南判官，如此显爵，那县令岂能不巴结？一个童生，在他不过举手之劳而已。”

张仇暗忖道：“此话倒不假，柳县令常来我家，就是为了结识舅父，可是此事若被舅父知晓，恐怕我会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便道：“不妥！我舅父知道我底细，恐怕不能容我胡来，再说，我要的是举人，并非童生。”

李清早知道他会这样说，笑笑开导他道：“饭要一口一口吃，先得了童生资格，再慢慢想办法去取举人，象你这样装疯，能瞒一时，可能瞒一世吗？考得上固然好，考不上你还有这么大的家产，何必这样苦自己。再说举人考还有一年时间，这中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，实在不行，出点钱雇个捉刀人代考，不就万事大吉了吗？”

一席话说得张仇砰然心动，他起初把这事想得太严重了，现在被李清一讲，他才回过味来，请人捉刀的事他也早有耳闻，自己舅父和剑南节度使关系极好，就算败露，也绝不会有事，但如果不败露，这县尉之职就到手了，想象着自己身着官服的威风，张仇的心禁不住热了起来。再者，装了这么几日，他也乏了，开始心痒翠花楼的妙处，正好就梯下楼。

想到这，他上下打量一下李清，所见所闻，这都是个胆大敢作之人，他心中突然有了个主意，便笑笑道：“若你能保我得童生，我们便成交！”

李清只要他肯答应，哪会考虑以后的事，便举起右掌，笑道：“君子一言”

张仇大喜，也举右掌猛击下去：“驷马难追！”他却忘了，对方不是什么君子，只是个跳出三界外的道士。

且说前院孔方道人已经换了行头，只见他头戴云霞五岳冠，身穿杏黄天师袍，腰系杂色彩丝绦，背插横纹古铜剑，两只脚穿双耳麻鞋，手执五明降鬼扇，浑然一得道仙人，直看得夫人欣喜老爷心惊，喜的是儿子回魂有望，惊的却是忘了和他讲好价钱。

孔方道人缓缓出剑，只见他轻踏小碎步，东走三圈，西趟两周，俨然画了幅太极两仪图，突然向南定住身形，双眸微合，他右手执剑，左手拿水碗，嘴里念道：“吾水非常之水，五龙五星真气之水。吾剑非凡之剑，可炼坚刚……”

一连念了数遍，眼睛却紧张地盯着月门，突然，他看见李清的身形闪过，知道大事已济，心中暗喜，又大声念道：“急急如混元太上律令，普告万灵：天将统天下，伐天鼓，扬天旌，挥金星，掷火铃，捕无影，搜无声。”

他猛跳一步大喝道：“疾！”那剑所指，仿佛是一道无形罡气，击中了正在逃窜的妖邪……唬得旁边众人皆战战兢兢，不知发生了何事，却见那小道士扶着张仇慢慢从月门走来，张夫人大惊，急忙扑过去喊道：“儿啊！你醒了么？”

“娘，我腿好软！头好晕！”说话间，身子一软，便要瘫倒在地，被李清一把拉起，这却不是装的，躺在床上好久，自然虚乏。

“你认识娘了，这可太好了，媳妇儿，快来看看你夫君，他醒了！”

年轻少妇虽心下明白，可还得应承这个景，强作欢颜上前拉着丈夫的手嘘长问短。

旁边张员外趁夫人无暇，急将孔方道人拉到一旁低声道：“昨日忘了和道长讲价格，不知道长要多少钱？”

“呵呵！贫道只为修身，倒真没考虑这个钱字，不过若不象征性收点，恐怕会显得员外心不诚，这样，员外看着给点吧！”

张员外迟疑片刻道：“上次那和尚我给了两贯，道长看如何？”

“员外！”孔方道人一双绿豆眼翻向天空，鼻子喷出阵阵冷气：“你可知年初我道家四子都被皇上封为真人，天下的玄元庙也改成太上玄元皇帝宫，圣眷之隆，自古未有，可员外却依然把我们和那等光头并列，让人齿冷，非我在乎这两贯钱，若员外实在家境艰难，我不要也罢！”

张员外脸微微一红，又急道：“是了，道长的法术比他强些，那三贯如何？”

“只是这几道符咒炼制不易，还得向员外另收点本钱。”

张员外心中暗骂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得一咬牙道：“那就再加一贯，四贯，可不能再高了。”

孔方道人却不答，眼光却向张夫人身上瞄去，张夫人见儿子已经无恙，心中欢喜，正东张西望寻找道人，见他和丈夫呆在一起，便笑吟吟走了过来。

“五贯！”张员外心中暗叫不妙，妻子若开口，最少也会给十贯。

“好吧！那就依了员外。”见好就收，才是长久稳妥之道。

张员外大喜，急从袖中掏出一锭银子塞了过去：“这是十足五两，只多不少！”

孔方道人接过，略微掂掂，心中大乐，小心地把它放进自己袖囊之中，见夫人走过来，便长做一揖道：“既然公子无恙，贫道尚有要事，就先告辞了！”

“这次多亏道长了，老爷，可谢过道长了吗？”

“谢了谢了！”张员外忙不迭答道，又惟恐道人不走，急命家人道：“道长还有急事，还不快去帮忙收拾行李！”

“如此，贫道告辞了。”孔方道人又对李清喊道：“徒儿，咱们走吧！”

李清应了一声，提步欲走，旁边的张仇却慌了神，他一走，自己的童生、举人可怎么办？情急之下，一把扯住李清，眼欲喷血，“啊！啊！”两声，又呈疯癫的模样，张氏夫妇见状都大惊失色，难道赶走的邪，又回来了吗？

“儿啊！你觉得怎样？”

张仇不答，左手指着李清，右手死死地抓住他的衣襟不放，李清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他心中一阵苦笑，难道自己真要留下来完成那一掌之誓不成。

张员外急跑到孔方道人面前道：“道长，你看这事……？”

孔方道人见此情形，也猜到了七、八分，定是李清对他许了什么，他才肯不再装疯，现在又见他要走，所以才不肯放他。心里是这样想，可嘴上却不能说，他沉思片刻答道：“妖邪自然是除去了，只是体内还有些余孽，适才一直被我徒弟压着，他一走，这余孽就活跃起来，不过不碍事，过一两天便好。”

张员外哪里肯信他的话，自己钱已经给了，最后却又反复，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之事，他扯住孔方急道：“现在只有两条路，要么道长先把钱还我，要么你师徒二人留下一人做质，待真的无事，再放他走。”

这时张夫人也走过来道：“我看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令徒身上，不如让他留下来陪我儿，如果道长觉得有损失，我们自当补偿。”她回头命道：“快去，取五贯钱来！”

立刻有人端了五贯钱过来，孔方道人见了钱，竟忘记了自己的仙长身份，又被张夫人胸前的白肉所惑，糊里糊涂接了过来，两手一沉，这才回过神，先把钱装进袋里，便低声对张员外道：“我倒没意见，只是此事需征得我徒弟本人同意，我、我并没有他的卖身契。”

张员外见白白损失了五贯钱，心中气恼至极，偏又不敢在夫人面前表露出半分不满，只得忍气跑到李清跟前道：“小哥！你师傅愿意让你留下，你若肯留半年，我定待你不薄！”

“要留一年！”旁边张仇急道，张员外见儿子神志清醒，心中微微诧异，当下也不及细想，遂改口道：“一年，只要你留一年。”

李清其实也动了心，只有稳定下来，他才能做些事，只是自己答应过替老道拎一年包，倒不好反悔，现在老道得了钱，愿意解除这口头契约，这再好不过。

他笑笑便道：“留下来可以，但有件事我得先说清楚，我并非卖身予你家，我只是帮个忙，最多不过一年。”

“这……”张员外有些犹豫，没有契约，他随时可走，自己可亏大了。

“不如这样，我聘你为我儿西席，包吃包住，以一年为限，咱们签个约，若你能做满一年，我开你十贯的工钱，若你中途自己跑了，你就得赔我十贯钱。”

一旁的孔方道人惟恐他不答应，也大声帮衬道：“你若应了，你欠我的情便一笔勾销！”

“好吧！我答应你。”李清想起自己闲来无事，也正好用这一年的时间好好了解这个时代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大唐万户侯》高月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43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